# 黑虎楼

□陈奕纯

去年冬日的一个下午，郝干事来电说，你题写的“黑虎楼”充满佛性充满力量，静静地辉映于镇巴大地之上。

暖阳中，慢慢地勾起我2011年8月11日傍晚抵达镇巴的往事。

清晨，从镇巴的黑虎梁上放眼望去，泾洋河蜿蜒流过，疑是九天银河落入苗乡。

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，是中国最北部的苗民聚集地。而镇巴向以红军之乡、民歌之乡和苗民之乡著称。进入新时期，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建设“三乡文化”，尤其是以政府主导兴建的苗族文化景观，吸引了众多外来游客。

清澈的泾洋河，从镇巴县城穿城而过。黑虎梁、安垭梁两座大山分别坐落于泾洋河南北两岸。据说在很久以前，黑虎是个英俊的青年，安垭是个俊俏的姑娘，在镇巴古老的大地上演绎着圣洁的爱情故事，神话着千年的美丽传说。人们说，有苗民居住的地方，万物有灵，大山都会唱歌。

据历史记载，清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，作为蚩尤后裔的熊、陶、李、吴、杨、马、王七姓苗民，从贵州遵义逃荒到镇巴县海拔1600米的青水乡大楮、仁和村，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。这些村落属于高寒偏僻山区的村落，生存环境十分恶劣。镇巴县大约有苗族同胞42户255人，自2002年，镇巴县在距县城50里外的青水乡朱家岭村征地建“苗寨”，如今大部分苗民已从深山老林迁居到新建的苗寨。

上世纪40年代以前，镇巴的苗民无论是在服饰，还是语言、饮食和生活习俗上，都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，与汉民有着明显区别。苗民喜欢穿麻衣草鞋，男子善猎，女子善绣，只在本族通婚……苗民好客善饮，一醉方休。尤其是苗族的服饰流光溢彩，苗族的歌舞若仙子下凡，置身苗寨，异域风情扑面而来。

初到镇巴，我被镇巴的生态美景和田园风光深深吸引。从黑虎梁上俯瞰镇巴，郁郁葱葱，深深远远，够不到尽头，极目远眺，满眼苍翠，这里氤氲清润的气候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，是城里人梦寐以求的桃花源。

黑虎梁上，耸立着一座新建的仿古建筑，当地人称黑虎楼、观景楼，我称其为七层宝塔。在中国文化里，“七”的含义很吉祥，如七级浮屠、七步莲花等等。

在佛教中，浮屠就是佛塔。七层的佛塔是最高等级的佛塔。佛家以为七层佛塔约为百米，像一尊雄伟高大的佛像，建如此的大佛来供养，功德很大，世世代代福祉四方。

七步莲花，是经典的佛教故事。相传，古印度国净饭王的摩耶王后怀孕已满10个月，一日来到花园，时值暮春四月，风和日丽，百花争妍，清莲飘香，到处充满着吉祥喜庆的气氛。后来摩耶王后在一棵无忧树的绿荫下休息，在举手攀摘花果时于右肋下生下王子。佛经记载，王子刚生下来就能说话，能行走，身上发出大光明。当时他目光注射四方，自行七步，每走一步，地上都现出一朵大莲花。净饭王非常喜悦，将王子取名悉达多，即奇异祥瑞的意思。悉达多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。

黑虎梁上的观景楼建为七层，我认为是非常睿智的选择。穿越历史时空，我们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本身就意味着吸收与改造。

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开辟对西域的交通，至班超出使西域，架起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，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的佛教才渐渐传入中国内地。班超出使西域有功，被封为班侯，辖地即为今天的镇巴县，因此镇巴又叫班城。

封为班侯的班超，无疑为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立下先驱之功。当代人在班城的黑虎梁上，建一座七层宝塔，绝对是今人洞察历史、继往开来的智慧结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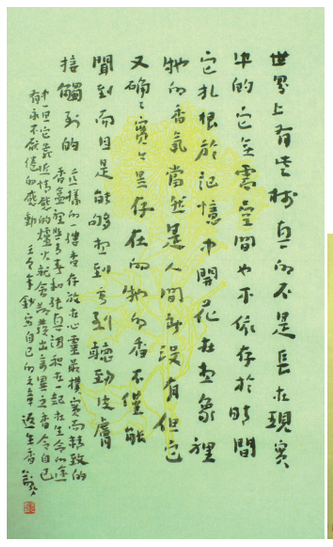
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今人在一个地方建造赋予地标意义的文化建筑，是为后人铺垫了实实在在的历史，使千年之后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不至于发出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的叩问与喟叹。因为承载着今人生活画卷的政治经济、社会民生、生态环境、山河风貌等，必然与当地地缘文化、风物文字共生共存，代代相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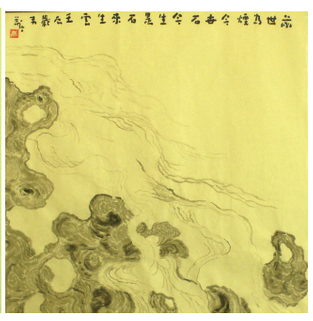
清晨，在苗汉融合的镇巴大地上，黑虎梁上的山风如苗族的芦笙飞歌，情深意长，令人沉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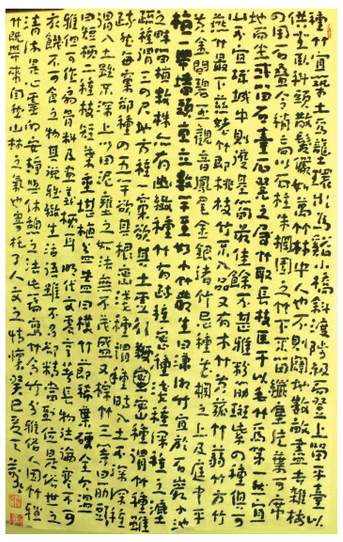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经年浸润于书画艺术长河的我，曾多次被美国现代舞之母邓肯女士的传奇经历所深深打动。为了寻找音乐的灵感，她来到阳光下的希腊神庙前，久久地仰望那耸入苍穹的廊柱。在虔诚的凝视中，她的心灵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渐渐地与神庙的匠心高度融合、灵犀相通，那一刻喜悦降临，如释迦牟尼佛在夜半星空下的菩提树下顿悟，霎时间像天女散花、天乐齐鸣一样，廊柱在她的眼前如彩云、如绸带般飘了起来，优美的旋律从心灵流出、在空中幻化，灰姑娘的水晶鞋魔法般旋转起来，她翩翩起舞，如醉如痴，最终成为美国现代舞之绝唱。

那时，我站在灿烂的晨光下，仰面朝觐黑虎梁上的七级宝塔，顷刻间，如同得到佛的加持和点化——“黑虎楼”三个大字的点线结体、笔墨气度，及应有的精神内涵、稳健厚重……纷纷跃然眼前，仿佛是魏碑，仿佛是汉简，仿佛是碑版与竹简糅合，至拙至巧，字情合一，呼之欲出。

黑虎楼，我心中的黑虎楼。







# 字亦能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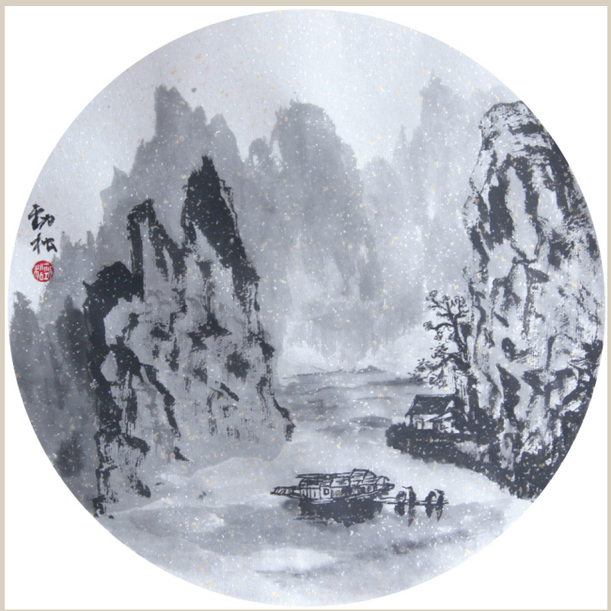
## ——荆歌书法印象

□高 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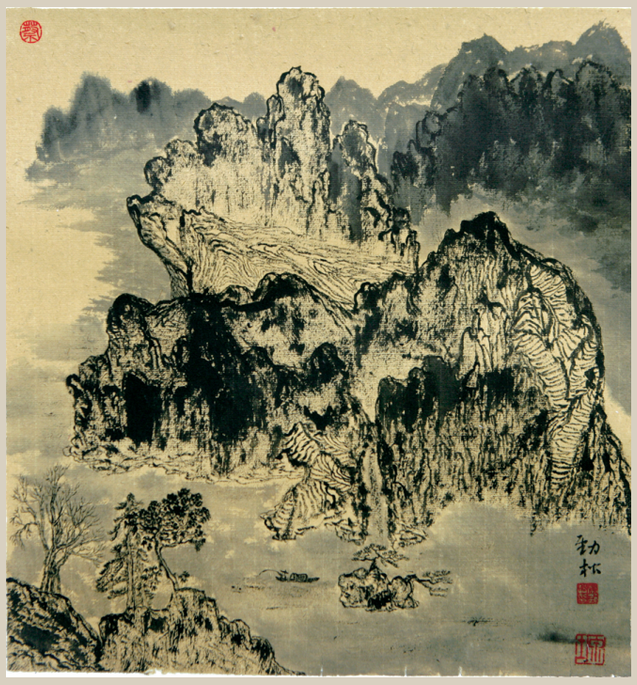
窃以为，一个好地方，只有在玩腻了的时候方能感受其真正的妙处。苏州的好，是我第三次去时才体会到的。之前不过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，彼时尚在上海求学，离得虽近，我却更愿意往杭州跑。苏杭虽然并称，可杭州有西湖、龙井、虎跑、九溪十八涧……一切的好都摊在面前，还不收门票。苏州呢？园林固然精致，倒像个空壳子。那都是大户人家住的地方，“信有山林在市城”原为主人的追求，可现在人去屋空，时时充斥着市井喧哗，去了扫兴也是意料之中。第三次去，本不是为旅游，勾留多日也未去什么景点。只是住处离平江路颇近，没事便在那一带溜达，几天下来，倒咂摸出些味道。原来苏州的好，只在从容二字——里弄边择菜的老阿姨，面馆里坐等头汤面的本地食客，斑驳老墙后偶尔探头看一下游客又退回去的主人，还有墙头晒太阳懒得理人的猫儿……时间令这里的人和物有着一股置身事外的闲散和自得，仿佛上了一层淡淡的包浆，透着些贵气。如果说去杭州是去看景，去苏州倒像是去看人了。就像过云楼里的古书，遇到了，便只有恭恭敬敬拜读的份儿。这气息，没个几百年的窖藏是出不来的，外人要是没有三代教养，也是学不会的。这次旅行，让我在这样的气息里微醺了一回。话说回来，此行还有一大收获，便是遇到了荆歌的字。

那是在谢峰的宝丰堂画廊，我与主人因网络结缘，本为看印而去，闲谈间无意瞥见墙头挂着的一幅书法小品，内容是作家流沙河撰的对子“偶有文章娱小我，独无兴趣见大人”，内容诙谐，字则文气十足，让人过目难忘。听主人介绍，写字的人也是作家，名叫荆歌。我向来对文人书法情有独钟，这让我对作品愈发感兴趣了。作家是离写字最近的职业，写一笔好字理所当然，远了不说，近代以来，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都是不世出的高手。可是现代人对毛笔毕竟有些生疏了，当代作家能真正写出字中三昧的实在不多，我的家乡出了一个贾平凹，字如其人，浑朴不雕。韩羽文章好，写字亦妙，可他的第一身份是画家。荆歌呢，他是作家，也是我此行遇到的第一笔好字，这真是意外的惊喜。看他的字，线条柔韧，有一些糯糯的感觉，穿插布白别具匠心，字字都有些舞之蹈之的随意，却不逾矩。这幅字足足让我盯了半个钟头，终于打动了主人，让我请回家去。字是连框装裱的，抱着半大不小的镜框，我从苏州到上海，再从上海回西安，一路颠簸，抱着镜框生怕碎了。到家拆封，完好无瑕，满室生辉，心也敞亮了。

说实话，我读小说不多，此前对荆歌这个名字还很陌生。爱屋及乌，回家后便在网上购得他的作品集若干，闲时品读。荆歌的文笔很幽默，严格地说是黑色幽默。读他的小说，不时便会发笑，但想到背后的主题，却不禁让人脊背一凉。这样的风格，与他的童年经历渊源颇深。他在作品中几次提到他的父亲，从对立到释然，性格强势的父亲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沉的印记，使他的作品多少都带有一点悲剧色彩，但又被他以调侃的口吻轻松带过。父亲也曾要求荆歌练字，也许并不情愿，但毕竟让他有了童子功，并让书法这粒种子在他中年以后开枝散叶。荆歌喜欢沈曾植、周作人，沈曾植的字腾挪绞转，赋予了荆歌书法以骨力；而周作人的字散淡空阔，则暗示了荆歌书法的格调取向。贾平凹如石块木疙瘩垒出的字只能出在北方，而荆歌荡漾如柳枝的字也只能出在南方。荆歌的字，线条摇曳，润含春雨，有些苏州人的调调。闲散、幽默，其实暗藏性情，鼓努横撑的撇捺，写出了他的倔强。荆歌好搜集老物件，甚至专门写过《文玩杂说》，一一品评自己的收藏，这些物件虽然未必贵重，但都透着岁月的宝光，这让荆歌颇为自得，也让他书法的线条厚重起来。他也常常在自己的藏品上题识，请名家镌刻，让文玩的内涵丰富起来。兴趣渐广，近年他写小说少了，但偶尔为之的作品总会穿插新的内容，这些枝蔓的细节多来自他写字和收藏的体悟。常说玩物丧志，而荆歌又何尝不是玩物养志呢？写字，其实是最怕职业化的，往往一认真，便越写越呆，越写越死。荆歌写字，是有些游戏的心态的。同一内容，他并不像书法家那样害怕自我重复，反而一写再写，穷尽各种形式。他爱写苦茶庵的五十自寿诗，大约也是自己的心境自况。他的字像沉香，浓郁却不激烈，所以他写心经，无比契合。这些内容我见他写过多次，却因他轻松的心态，没把字写出壳来，始终看着舒服亲切，并不觉得雷同乏味。看他在竹刻、木雕、扇面、紫砂上的留痕，更是一种享受。大概对他来说，写字真的只是一个过程，材质、内容都不重要。像春风，留给水面一个痕迹；亦或是鸟鸣，留给空谷回音。写的都是自己的情绪，留下的只是个过程。所谓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，如果字也能歌唱，那么我愿意听荆歌的毛笔在纸上婉转抑扬。



渔鹰唱晚



独钓青山

# 山外之山

## ——谈山水画创作

□蔡劲松

董其昌从梳理画史的面貌出发，将中国山水画归结为南北宗，认为“南宗画”即文人画，出于“顿悟”因此倍加推崇，而“北宗画”多从“渐识”即勤习苦练中产生。今天看来，这实在是中国画发展过程中超越困境、寻求突破的主观构建与历史误会。近代以来，在诸多研究中，宋元明清山水画家们的形象，都有着较深的文化学养。他们不谙世事，过着与世无争或无以为争的寂寞生活，山水画只是他们抒发胸臆、寄托情怀、排解郁结的一种途径。于是，他们常常被冠以文人画家的身份。概览传世宋元明清的文人山水画，我以为中国画的变迁其实是经历了一个从画人、画迹、画意到画史、画观、画魂的递进，这种递进又具有时代性、社会性乃至文化的通透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与其泛泛地将这些画家的山水画定义为文人绘画，还不如归类于人文绘画为好。

人文其实是一种见解和主张，是一种历史陈述和文化表征。人文当然更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涵养，一种朴质的、本源的文化自觉，一种对自然的观照、对生命的关切，以及对生生不息之生命景观的情感延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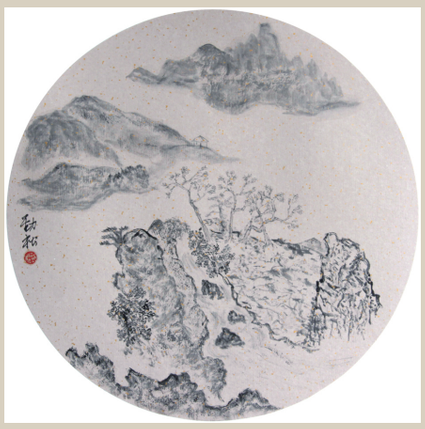
陈衡恪曾言：“盖艺术之为物，以情感人，以精神相应者也。有此感想，有此精神，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。”故而，人文山水画的核心或要旨，取决于画者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情感开掘和反省，在回溯传统的同时，是否怀揣对山水自然的赤诚和敬仰之心，是否不断注入人文价值和时代气度，是否在笔墨探索和艺术表现中寄寓精神理想与永恒的生命情感。

在我的山水画理念中，图景构成是自觉生发、自然奔涌而出的；笔墨意趣是抛弃华丽、远离浮华和炫技的；创作立场是具有心源性选择、生长经验与精神臆想指向的。山水画，终究该浸润着自然的率性、人文的层级和时间的深度——尤其是，在时间的深处，山水可跟随笔墨的自由、畅达和贯通而进化，反之就会因笔墨的庸俗而黯然失色乃至消沉。技术层面的山水画创作，不仅该知道从何处开始、又如何起笔，更为重要的是对怎样收尾、于何时结束应成竹于胸、昭然若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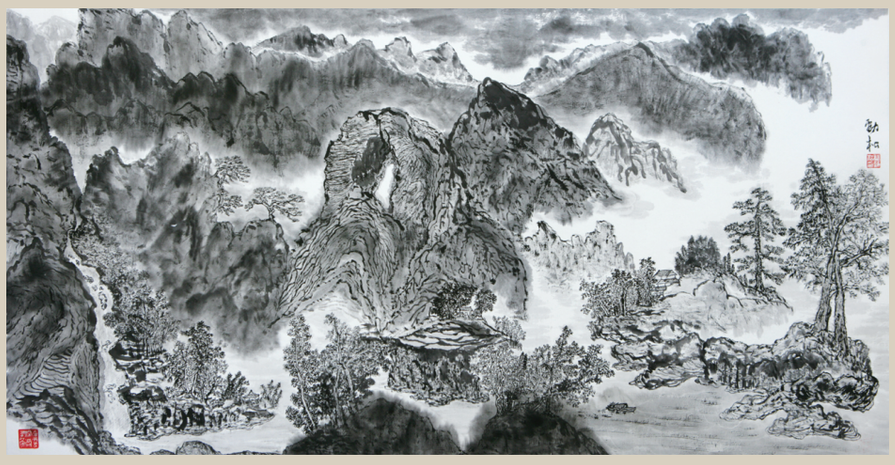
在时间深处，绘山外之山，寻本心的悟道。

在时间深处，临水中之水，养血脉之生气。

话说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。望隔岸江山，我心澎湃；开掘造化，笔墨生澜。



山水日记之十



山深云渡

空山细雨之一

空山细雨之二

青山音淼图

30多年前，我坐在家门口的小木凳上眺望，乌江对岸的万胜屯山岭险峻，方圆数里绝壁陡峭，巍巍然横亘于眼前。我暗自惊叹，这山之高伟，这山之雄远，竟然把我的视线遮挡住了。那时候刚刚学会“屏障”一词，我曾造句道：“万胜屯山峰连绵不绝，如同乌江明珠思南的屏障。”那似乎是我认识山水的初始。然王昌龄有诗云：“石脉尽横亘，潜潭何时流。”我当时并未意识到，眼前的万胜屯山峰以及身后的五老峰，早已像潜潭暗流一样淌进我体内的毛细血管——山的记忆与印象，首先以“屏障”的姿态，在我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。

乌江两岸的山峡，其实一直紧紧包裹着故乡的血脉，当然也时常左右我思维的脉动，浸润我游子般的心灵。我现在画山水画，每每面壁相向、铺陈宣纸，运笔走势之间，恍然隔空，心随山籁——在我的潜意识里，山是有灵魂的。她常常叫醒我，唤我的小名，引领我的笔端，淋漓尽致地皴岩抖坡、游走阡陌，我只身度外心却在场。正如最近我常对学生们所说，山水画创作最要紧的，是身心的自觉投射和精神的完全融入。

我的人生历程告诉我，对故乡山水的随想及回忆的反复沉溺，其实正是一种回归自然的创作方法，这或许带有点随意性、意象性，更多还属于精神描摹的范畴。我以为，这一范畴的确立与扩散，注定与个体生命经验及心灵轨迹相关联。庆幸的是，我生长过程中接受的自然馈赠，虽艰辛却饱满、富足，让我在我的人生哲学视域中，山如同穿越时空的意象存在，水则是时间深处的情感沉积。在我的自然生命历程中，山是精神之根，是朴拙的基因、挺拔的大地，时而沾染着灵气乃至霸气；水为灵魂之诗，是本性的音符、滋养的气韵，无时无刻透着深邃和惊叹……
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传统山水画通常被认为隐含着某些神秘的文化气息和审美特征。